

清晰的回忆

○ 祁 卫 (1990 级计算机)



祁卫
学长

我想考考自己，20 年前的那 5 年，也就是在清华大学本科的那 5 年生活，我现在还能记起多少事，指的是那种不用仔细想，直接就能在脑海里闪出来的。所以我就边想边写，想到哪写到哪吧。

我们那位丰富多彩的学长高晓松曾在

《晓松奇谈》里面说：那时候男生练三件事，踢球，打架，弹琴。我想了想，这三件事我都没练好。踢球跟着起了一阵哄，在班里还踢了阵替补前锋，临毕业前在东操被无名同学一脚铲翻，以为断了点什么，去三院救治，还好啥也没断，就是一个多月行动不便。后来想想年纪也大了，不以筋骨为能，就毅然退役了。弹琴也努力了，买了琴，学古典，报了余清平老师的班，每周在主楼那个叫“东阶”的封闭圆型阶梯大教室里有一个晚上学，先基本指法，中午晚上在宿舍练，其实算扰民，逼得同宿舍的同学也练以抗衡。《献给爱丽丝》最后也没弹利索，《彝族舞曲》只好一直停留在欣赏阶段，觉得自己也不是这块料。打架就更甭提了，一

忆清华往事

○ 简鉴阳 (1980 级化工)

卅年过如隙，故人聚在即；梦回清华园，醒来速记忆：
化零学子众，出自江南北；男儿气昂昂，女子娇滴滴。
同窗五寒暑，共舟千八日；四方今荟萃，容颜难辨识。
友情系久远，恩谊念朝夕；无嫌寒门子，不慕富贵戚。
二八晋华堂，终身享教益；常时思如涌，偶间心似织。
既无脱颖才，亦少立群质；晓聆兼晚修，起早复贪黑。
东奔理论课，西趋实验室；莫道风呼啸，何惧雨渐渐。
清芬挺秀人，华夏增辉石；谆谆诲我曹，煌煌树辉德。
闻公铮铮节，荷塘皎皎色；畅历五一九，蜗居四零七。
滔滔话当年，悠悠追往昔；殷殷谢教诲，拳拳报社稷。

次真的也没打过，倒是看过好多场，食堂里的，图书馆里的，操场上的，后来有幸和校武协散打队混过一阵，基本是举个脚靶被前辈们练着踢打，平时看着不起眼略显斯文戴着近视眼镜的学长能把人一拳打晕，由此觉得还是为人低调些好。虽然三件大事一事无成，但也都算有所尝试，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自己在体能、技巧、音乐等方面确实没有才能。上中学的时候很早就很功利地开始准备高考，很多好玩的事都没认真尝试过，到清华没人管我了，又有这么多机会，还挺不错的。能再多试试点别的就好了。

这一下回忆的闸门就打开了，当年的事情过电影似地刷刷闪过。如果说那个年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一直处于饥饿当中。年轻人本来就容易饿，活动量又大，尤其是晚上下了自习，大概10点左右吧，很快就要熄灯了，这会儿是最饿的，只能想各种办法。楼下小卖铺的干吃面是最香的，熄灯后嘎吱嘎吱地嚼，香气四溢，还有锅巴、榨菜什么的都是充饥的美味。有本事大的能把电路改造，用电炉子也不跳闸，这就可以煮东西吃了，还可以煮肉，味道出来以后，整个楼道都疯了……

说到吃，我就总想起一位同学，他平时日子过得很细，是计划经济的那种，每月会规划好自己的各种开销。后来不是流行各种天王天后来北京开演唱会吗？他决定去看一场，但这一场基本就把他一个月的饭钱给花了，那怎么办呢？回来后，他买了一包白砂糖，然后每顿饭就是吃馒头了，把白糖夹在中间，这样一个月。现在想想，这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自己喜欢的，想办法就做了。

除了吃，就是睡觉，午睡是个挺重要的事，而且午睡把人分成了两类：睡午觉的和午睡午觉的。睡午觉的特别不理解不睡午觉的，他们不但不睡午觉，还去上自习，还去机房上机（就是去用电脑调程序），下午还照常上课，晚上还照常上自习，早晨有的还晨跑，就是不困！最过分的是有一位同学，不但不睡午觉，也不出去上自习或上机，就坐在宿舍屋子里，拿出一大叠草稿纸和一本厚厚的微积分《吉米多维奇练习题》，在那里一中午地做题，我们这些躺在床上试图午睡的情何以堪，可以想象到吗？那时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勤奋，因为自己做不到。如今有时开始犯困缺乏斗志的时候，耳边偶尔就会响起那位同学中午不睡觉演算习题时笔尖在草稿纸上沙沙的声音，算是梦魇般的一种励志吧。

除了吃和睡，学生最重要的还是学习。清华是个治学比较严谨的地方，学业也重。大部分人就得上自习，上自习主要有两个场所，图书馆和教室。那时候上自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座位，图书馆就别想了，座位早已被人、书包、衣服、水杯以及各种杂物等占满，开始就顺着三教找下去，三教满了，过马路去四教，以及紧挨着的五教；都不行，只好叹一口气，再向学堂和一教进发；还是没有，有时候也会去看看文科楼。实在不行，只好灰溜溜地回宿舍。宿舍通常不是个念书的好地方，有弹琴的，唱歌的，吃东西的，打牌的，串门的，总之不太容易清静下来。晚自习教室基本10点就赶人了，回到宿舍对对作业，洗洗漱漱，基本10:45左右就统一熄灯，麻烦的是如果作业没做完，或者准备考试，就没地方了，有时只好在楼道

□ 值年园地

里抱着本书就着路灯看。曾经有一次被逼急了，考试前没复习完，几个人商量着冒个险，我们先是去文科楼上自习，等到10点开始赶人的时候，我们躲起来不走，和看门的师傅捉迷藏。他在一楼往上查，我们就反向躲，等他查完锁了楼门，我们就踏踏实实找个高层的教室看书，直到凌晨，然后跑到一楼还是二楼的某个窗户跳出来到外面平台。看了一宿书，觉得有趣又有成就感。选择文科楼，主要是楼层多，有纵深，容易打游击。回想起来，这种求学精神和创新精神至今让自己感动。

学校文体活动很丰富，我们有各种杯，体育的是马约翰杯，为了纪念马约翰老先生，简称马杯，操场上那些运动精英们矫健的身材，也是最让青年男女们羡慕。科技创新大赛有挑战杯，从糊弄事的各种小demo程序（我就做过），到很像回事的能在主路上跑的太阳能车，热热闹闹的。文艺方面有学生节水木清华杯，有各种唱歌、跳舞、演讲、辩论等才艺比赛。如果说我在清华本科五年有点什么事让自己能有点小骄傲的，就是我参加了一次水木清华杯的演讲比赛。那次是被逼着去的，因为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进行过任何演讲，其实是有点害怕在人群面前说话，到今天还想不明白系学生会干部为什么非要我去。我不太会拒绝人，于是就硬着头皮和另一位同学代表计算机系参加了校演讲比赛。我口齿还算清楚，但肯定没有什么经验和演讲技巧，只好更注重内容，认真地一遍遍改演讲稿，然后找个树林里的小土坡，站在那里对着树木反复练习。结果过关斩将，竟杀入决赛，最后在大礼堂登台献艺。台下黑乎乎都坐着人，我的腿开始发软，

于是就当眼前是一片湖水，心忽然静下来，开始平静地讲我想说的话，讲完了，掌声。最后得了全校第三名。从此以后，我再不怕在公众场合讲话了。

我发现自己停不下来，可以一直这样想下去、写下去，荒岛，荷塘，军训，办中学生BASIC竞赛，攒电脑，宿舍打老鼠，校外打工，进课题组，宿舍夜里点着蜡烛喝着二锅头谈心，新东方，找工作，毕业豪饮，操场上夜里有人弹着吉他哭……那些人、那些声音、那些画面都是如此清晰，平时可能躲在自己心里某个地方，但跳出一个来，剩下的就一串串地在眼前闪过。

清华是有院墙的，把这块地方和外面的北京隔了开来，所以清华虽然在北京，但和北京是不一样的。我是北京人，进清华之前，有着少年人的贫嘴、浮躁、自以为是，9年后（后来还读了直博）走出这个门，变得沉静、踏实了很多。这些年来，路越走越远，事情越做越多，有时眼花缭乱，有时心神不定，却是在清华的那些早年的清晰回忆，如清清水流般不时带给我内心的平静和温暖。

水利人生

○陈洪天（1965水利）

健康工作五十年，校长嘱咐记心间。
碧口土坝超百米，公峡漩流泄两千。
浪底监理建大坝，糯扎咨询解疑难。
瀑布沟中查质量，双江口内献灼见。
巴贡坝料讲变化，两河预可提建言。
碧电定检四参与，土坝规范两修编。
古稀还告老校长，学生今世犹汗颜。